



人民教育叢書之五

杜威批判引論

人民教育社編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新华書店發行

马克思主义研究论丛

杜威批判引论

王康著



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

·人民教育叢書之五·

杜威批判引論

曹 孚 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北京書店發行

書號參0035

杜威批判引論

編者：人 民 教 育 社

出版者：人 民 教 育 出 版 社

印刷者：新華印刷廠北京第二廠
北 京 馬 市 大 街

發行者：新 華 書 局

—1,5000

1951年2月原 版

紙 本

1951年3月北 京 初 版

價 1,900

目次

一	生長論	二
二	進步論	一〇
三	無定論	一九
四	智慧論	二八
五	知識論	三七
六	經驗論	四七

杜威批判引論

假使我們要批判舊教育思想，我們首先應該批判杜威。第一，杜威的教育思想支配中國教育界三十年，他的社會哲學及一般哲學，在一部分中國人中間，也有一定的影響。第二，杜威的理論，立場是反動的，但他有時頗能運用左傾辭令，貌似進步，其實反動，『以紫亂朱』，最足以迷惑人。他的結論是膚淺的，但他的著述披着博大的外衣，並有相當謹嚴的體系，最足以嚇唬人。第三，杜威是當代資產階級的數一數二的哲學家，而在教育方面，則『廖化作先鋒』，他是資產階級世界中最有盛名的教育哲學家。美國人甚至侈言，杜威的『民主主義與教育』，是繼柏拉圖的『共和國』，盧梭的『愛彌兒』以後的第一部教育經典。『射人先射馬』，批判杜威是新舊思想戰線上的一個重要戰場。

批判杜威不是一件太輕而易舉的工作。因為，如上所述，杜威不僅是一個教育哲學家，而且是一個哲學家。在他的教育哲學與一般哲學之間，有着密切而有機的關係。單憑杜威的教育論著，譬如，『民主主義與教育』，去了解杜威的教育思想，那了解是不

完全的，因而批判也不能中肯。要充分批判杜威，必須批判他的作爲他教育思想之基礎的哲學體系。那需要一本專著。因爲目前手頭參考資料不足，這工作有待於將來。本文只能算作一個引論。

一 生長論

在杜威的教育思想中，中國教育工作者最耳熟能詳的一句話是：「教育無宗旨」。其實這句話是不完全的。杜威的原文是：「教育除本身以外無宗旨」。從一連串的前提，杜威達到了這個結論：教育即生活，生活的特徵是生長(growth)，故教育與生長是二而一的東西；生長無宗旨或目標，故教育也無宗旨或目標。或者說，生長的目標是更多的生長，教育的目標是更多的教育。所以，生長除本身以外無目標，教育除本身以外無宗旨〔註一〕。

關鍵在於「生長無目標」。在資產階級教育學者中間，對杜威教育思想批評最中肯要的是康德爾(Kandel)教授的一本小冊子『無定教』(The Cult of uncertainty)。他對作爲美國「進步教育」之理論基礎的杜威學說之最尖銳的評語是：「無方向的生長」

〔註二〕——無方向即是無目標。

杜威怎樣作出這種奇怪的結論的？在這點上，杜威受了達爾文的進化論之影響。杜

威有「達爾文對哲學之影響」一文，是他的重要哲學論著之一。他指陳他所理解的達爾文學說對近代哲學思潮之深刻影響，其中大部分是杜威的「夫子自道」。

據杜威說，在達爾文學說問世之前，一二千年來支配思想界的是亞里斯多德的發展 (development) 說。——發展即是生長，杜威經常把生長與發展兩個名詞互相混用。

亞里斯多德的發展是從潛能性轉變為現實性的過程。在一枚橡樹種子裏一開始就潛伏着可以生長為一棵橡樹的可能性。一枚橡種變為一棵橡樹，這是潛能性之實現的過程，這過程就是發展。根據這個學說，發展有一定的方向，發展的目標是預先規定了的：橡種只能發展成為橡樹，不可能生長為別的東西。根據這個學說，生物的個體有變化，但物種沒有變化；橡樹永遠是橡樹，現在如此，過去，未來都如此。在這個學說裏，物種是第一義的，個體是第二義，物種規定着個體發展的方向與目標。

達爾文的進化論否定了這種學說。根據達爾文，物種本身也是變化的。現在我們所知道的橡樹，它的祖先曾經在過去某個時期中不是橡樹，它的後代可能在將來的某個時期中變成橡樹以外的樹木。假定橡樹原來是一種矮小的樹木。一枚橡種於落地之後，在

[註1] Dewey: Democracy And Education Ch. 4.

[註2] Kandel: The Cult of Uncertainty pp.3-4. pp.67-68.

某種環境條件之下，可能比老橡樹長得高大一些。這是一個『變異』。經過無數世代的變異累積，橡樹可能一變其祖先的面目，成爲一種高大的樹木；變成橡樹以外的另一新物種也是可以想像的。在這裏，個體是第一義的，物種是第二義。不是物種規定個體發展的方向，而是個體的變化決定物種的變化；物種以個體之方向爲方向，不是個體以物種之方向爲方向。對個體說，它的發展或生長是無方向，無目標的。

運用到教育方面，杜威的結論是：兒童是第一義的，社會是第二義。不是社會規定兒童發展的方向，而是兒童決定社會發展的方向。社會不應該規定兒童將來變成這樣或那樣。相反的，兒童的教育應該決定將來社會之是這個或那個。所謂教育無宗旨即是教育不應有社會決定或成人決定的宗旨。

世界上萬千物種是在創世之初被一次決定了的，決定於神的意志，這是經教會利用過的亞里斯多德的『有目的』發展說的基本精神。假使在自然界中，不同物種一次決定於意的意志，那麼在社會界中，階級等差也是一次決定，決定於神的意志的。

達爾文的『無目的』生長說，在其問世之初，曾被新興的資產階級利用爲反對封建貴族僧侶特權的鬭爭武器；生物的物種，社會的階級，不是一次決定於神的意志，而是自然發展的結果；生物及社會是發展的，而且並不循着一成不變的方向或目標而發展。這種說法在當時有它的進步性。但這個『無目的』生長說，到了資本主義沒落階段，卻

被資產階級學者，如像杜威，利用爲阻礙社會革命的盾牌。

杜威也承認，現在的社會制度，經濟構造，需要改造，但是他反對明確規定社會應朝哪個方向而改造，或改造成個什麼樣子。他承認教育應該是社會改造的工具，但是他不許可學校教師將未來新社會的藍圖預示給兒童或青年，說這是成人替兒童強制規定了社會改造的方向與目標。很顯然，無方向或無目標的社會改造就是社會不改造！

生長是一個生物學的概念。將生物學的概念生硬地應用於人類教育是危險的。在無生物，生物，與人類之間，不僅有着量的不同，而且有着質的差異。科學規律作用於這三者並不是機械地一致。譬如，突變這一辯證法則：『自然和社會中都有飛躍（突變）的現象，但兩者間卻存在着重大的區別。』（註三）

花木的生長是教育家所最愛用的比喻。比喻只是比喻而已，把它機械地理解，會得出荒謬的結論來。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恩格斯在駁斥德國的所謂『真正的社會主義者』時，曾經接觸到這個比喻。『真正的社會主義者』之一說：『就像個別的花木要求土壤、溫度、太陽、空氣、雨露而生長，使得自己能長葉、開花、結果，人也要求着在社會中獲得全面發展，並滿足其一切需要，性向與才能的條件。』馬、恩指

出，乞靈於花木以爲例證，是一個「最不幸的比喻」：「第一，花木並不向自然「要求」上述的一切生存條件；除非它碰上業已具備的這些條件，它根本不會變成一棵花木；它只是一枚種子而已。再則，「葉」、「花」、「果」的構成，在很大的程度上，依賴「土壤」、「溫度」及其他它生長的氣候與地質條件。不但不「要求」什麼，花木是顯得完全依靠着它的現有的生存條件的……」馬、恩嘲笑着所謂「真正社會主義者，把對於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的要求，措基於一枚椰子樹葉的想像的要求上。」（註四）

從花木生長無目標得出兒童教育無目標的結論，其可笑程度不下於從椰子樹葉的要求上找出社會主義社會的要求之根據。一棵樹木長成這樣或那樣，從樹木本身講是無所謂好壞的。甚至，如莊周寓言中所說的樗木，樹木愈不成材，對樹木本身愈好，因爲它無用，可以保其天年，可以免受斧斤之災。但是人類可以要求樹木長成這個而不長成那個，長爲有用而不是無用。杜威或者不熟悉米邱林的生物學，但也應該知道歷來家畜飼養者和栽花匠所做的經驗事實：用人工培養出對人們有用的變種來。假使人類可以要求動植物按照一定的方向而生長，人類爲什麼不可以要求自己的兒童按照着一定的目標而受教育？

人類社會的進化與無生物界及動植物界的進化，性質不相同——這一點，連資產階級學者中間都有人看清楚。美國的社會學家華德 [Lester Ward] 是以進化論應用於社

會學的人中之一，但是他指出：無生物界與動植物界的進化是「自然的」，「自發」的，沒有目的或方向；人類社會的進化卻可以、因此應該是「人爲」的，卽是有意識與有目的的。霍華斯(Howerth)在華德的社會進化學說的基礎上，建立其教育哲學體系：人類社會的進步應該是有目的，有意識的；教育應該爲社會之進步服務，故教育也應有目的，有意識。教育要爲社會之進步服務，首先必須確定社會進步之方向，故一切教育制度與設施必須朝宗於一個社會理想或社會目標〔註五〕。

達爾文的學說會被資產階級學者利用來作出各種反動的政治結論。斯賓塞(H. Spencer)將他的全部哲學體系建立在達爾文的進化學說上。他將生物進化的法則無條件的應用於社會的進化；而他的結論是，人類社會的進步應歸結於放任經濟的個人主義。所謂「社會的達爾文主義」是說生存競爭的法則作用於人類歷史，也像它作用於自然史一樣；因而人與人間，階級與階級間，民族與民族間的「大魚吃小魚」是合理的。杜威則利用達爾文的生長論達到教育無目標的結論，以否定教育之成爲改造社會的有效工具。

〔註四〕 Marx, Engels: The German Ideology pp.106—108.

〔註五〕 Howerth: The Theory of Education Ch.8.

甚至杜威的及門弟子也覺得難以自圓杜威的生長說。譬如，波德 (Bode) 在其『十字路口之進步教育』一書內，就曾批評過生長無目標說，他的結論是：『生長的學說，以其現有形態論，變成了教師的清明思想的積極障礙物。它阻礙着他之發現他需要一個指導性的社會哲學。』他建議教育界應將『生長』這一名詞根本擱置不用——至少在相當時期以內〔註六〕。

杜威自己作過牽強的辯解。他承認生長可能循各種不同的方向。一個小偷，經過多次練習，可能變成巨竊，這也是一個生長的方向。這種生長當然是不好的。爲什麼不好呢？據杜威說，那是因爲這一個特殊方向的生長足以阻礙其他各方面的生長：『只有當一個特殊方向的生長能促進繼續生長者，它（生長——筆者）纔能符合教育即生長的準繩。』〔註七〕

這種辯解沒有把原來的生長說推動一步。假使你承認，在各種不同的生長之中，有着質的不同，即是有好有壞，那麼你必須承認有一種可據之以決定好壞的標準或方向。杜威說，這標準就是『更多的生長』。這等於說：生長需要有一個標準，而這標準就是生長！

在杜威的後期著作中，有時也承認生長應該有方向，而那方向應該是『社會』決定的。但杜威的『社會』是一個空洞抽象的名詞：是法西斯主義社會？還是社會主義社

會？杜威希望一個『新的，更正義的，更人道的社會』（註八）。但在『社會』上面冠以一連串的形容詞並不會賦予『社會』以更具體的內容，因為杜威是反對教師將未來新社會的具體圖案以及爭取那新社會現實的政治綱領揭示給學生的。

美國的『進步教育』（Progressive Education）是以杜威的教育哲學為理論基礎的。在一九四一年，『進步教育協會』曾經發表一項重要文件：『進步教育，它的哲學與挑戰』。這文件承認，生長這概念是不夠的，生長必須有方向；它聲明它願意為教育指出一個方向。它區別『自然』『自發』的生長與『受社會理想指導的生長』，主張『自然』『自發』的生長，在教育思想上，應該讓位於受社會理想指導的生長。但最後它表示，它的主張與那些想首先確立一個新社會藍圖，然後毅然趨向那目標的主張，截然不同。它指出，美國的民主傳統，經過一番再估與精鍊之後，即可提供教育所應遵循的方向（註九）。在名詞上轉了一個大圈子，在本質上原封未動：杜威的生長無方向論！

〔註六〕 Bode: Progressive Education At The Crossroad P.78.

〔註七〕 Dewey: Experience And Education P.29.

〔註八〕 Dewey: Education Today P.298.

〔註九〕 見“Progressive Education”一九四一年五月號附冊

二 進步論

在開始的時候，美國的『進步教育』是美國的教學方法上的革新運動，在它的後面沒有整套的理論體系。發展到後來，杜威的教育哲學取得了主導思想的地位。因此，要評估杜威的教育思想，『進步教育』的理論與實際是很重要的參考資料。直到現在，美國教育家還沒有確立『進步教育』的定義。但在本質上，我們可以說，『進步教育』是以杜威的『進步論』為理論基礎的教育運動。

杜威的進步論與他的生長論是密切不可分離的。以個人言是生長，以社會言是進步。康德爾批評杜威的生長論是『無方向的生長』，他對杜威的進步論也有一個一矢中的的評語：『混進步與變動為一談』〔註一〇〕。

進步首先必須是變動。社會沒有變動，自然無進步之可言。但並不是所有社會變動都是社會進步。社會變動可能朝向好的方面，也可能朝向壞的方面。社會向好處變，稱為進步；向壞處變，稱為退步。問題在於：判定某種社會變動是進步，某種社會變動是退步的標準是什麼？

杜威的回答，凡一種變動能加豐與擴大『現在』活動之意義者是進步：『進步是現在的改造，足以增加意義之豐滿性與明確性者，退步是現在的意義、判斷，與掌握之逸。

失。「[註一]」這條定義是很費解的，我們必須用另外一種方式去說明它的意義。關鍵在於「現在」兩字。杜威的意思是：進步是「現在」之發展，不是向「將來」之靠近。初看起來，這兩句話似乎沒有區別；但在杜威的心目中，這兩句話有着天大的區別。向「將來」靠近意味着社會之應該朝向預定的目標而移動，「現在」之發展則是社會在現有基礎上之改變。杜威主張「將來」服從「現在」，反對「現在」服從「將來」。在教育上說，將來服從現在的主張是杜威的「教育即是生活而不是將來生活之準備」的理論基礎；在社會方面說，杜威認為社會進步應該是連續的，不應該有中斷。歸根結底，杜威主張改良，反對革命！

相當於杜威的「生長無方向」是他的「進步無目標」。既然進步無目標，則一切變動均可稱為進步。康德爾的「混進步與變動為一談」的評語是公正的。

而且，如上所述，我們不能把杜威的生長論與進步論看成兩件事。他的進步論是他的生長論的繼續；從他的生長論裏，必然會引出他的進步論的結論。華德在杜威之前，預先道破了這一點。在討論到自然的或自發的社會進化之特徵時，華德指出：「……產

〔註一〇〕同註二，頁一〇。

〔註一一〕Dewey: Human Nature And Conduct P.283.

生的變動是徐緩的，那過程是一個發展或進化的過程。在這方面，社會進步與生物進步，甚至宇宙進步相類似。它永遠不是突然的或迅速的。它不會以飛躍的方式而出現。」（註一二）

如斯大林所指示，達爾文否定激變（突變），承認漸次的進化（註一三）。杜威的進步論，像他的生長論一樣，受過達爾文的影響。他認為進步應該是個別、特殊事項的改良，而不是全盤與根本的制度之改造。他承認漸變，否認突變。

僅僅用達爾文的進化論去說明杜威的進步論是不夠的。我們必須挖掘他的進步論的社會根源。

美國社會學家林德（Lind）氏等曾著『轉變中的中間城』一書，是一個典型的美國城市之社會調查報告；立場是『居中偏左』，而功力頗深，被推崇為同一類著作中之經典。林德列舉作為典型的美國人的『中間城』住民的信仰多件，其中有一項是他們信仰『進步』。他們認為進步是生命之法則。但他們所理解的進步是自然而然的，即進步之為物是水到渠成，無須人力之勉為推動，而其方向與目標也無須作事先之規劃與決定。『中間城』的住民相信，美國的社會結構與文化類型，基本上是健全而合理的。缺點還是有；但他們相信，這些缺點可以在『遲緩但是可靠』的改良中獲得糾正。他們堅信，進步應該循着自然而按部就班的程序，而突然的改變或以計劃和決心去速成改變是